

Kawabata  
Yasunari

川端康成

往来书简

三岛由纪夫

Mishima  
Yukio



天竺文庫

— 经典美 —

〔目〕 川端康成 三岛由纪夫 著

许金龙 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天星文库·短经典

# 川端康成

## 往来书简

Kawabata-Mishima

Correspondance

1945—1970

〔日〕川端康成 三岛由纪夫 / 著  
许金龙 / 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太原—

# 三岛由纪夫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4-2016-037

KAWABATA YASUNARI, MISHIMA YUKIO OFUKU SHOKAN by KAWABATA  
Yasunari/MISHIMA Yukio  
Copyright ©1997 by The Heirs of KAWABATA Yasunari/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KAWABATA Yasunari/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日) 川端康成, (日) 三岛由纪夫著;  
许金龙译.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 6

(天星文库. 短经典)

ISBN 978-7-5378-5609-6

I. ①川… II. ①川… ②三… ③许… III. ①书信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1453号

书名：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著者：(日)川端康成 三岛由纪夫  
译者：许金龙

策 划：续小强  
责任编辑：庞咏平  
书籍设计：礼孩书衣坊  
印装监制：巩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http://www.bywy.com> E-mail：[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承印者：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字数：187千字

印张：8.375 版次：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2018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5609-6

定价：33.80元

# 前言

---

叶渭渠

---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都是我国读者熟悉的日本大作家，近几年来他们的多套十卷本或多卷本的文集中译本在我国出版，更是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1997年日本文坛公开出版了《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以后，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关注。原因是：尽管川端康成给三岛由纪夫的信，都已收入自己的全集里，但是三岛由纪夫却从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信，他出版全集时就没有收入自己的书信类。而且三岛逝世后第五年，他的友人三谷信曾结集出版三岛与亲友的书简，就被三岛夫人瑶子阻止，要求全部禁止发行，并追回已出售的两千五百余部，还要道歉。此前，友人纪平悌子在一家周刊上发表三岛的书信，最后也因瑶子反对而停止连载。因此这次获得三岛家属同意，首次发表三岛由纪夫与川端康成的往来书信，是弥足珍贵的。

许多读者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三岛家属目前只允许发表三岛与川端康成的往来书简？这恐怕是因为这两位大家的关系不同寻常，首先是师生的情谊，川端是三岛的文学引路人。战后不久，三岛

开始小说创作，写了几篇短篇作品投给一杂志，主编给他打了负120分。正在这时，三岛听说川端读了他战前发表的习作《海角的故事》后倍加称赞，就贸然拿着几篇书稿登门求教。川端十分赞赏《香烟》一篇，并负责任地向由他主持的《人间》杂志推荐，结果发表了。而后三岛又将一些稿件交给川端，川端过目后，觉得有需要斟酌的地方，提出了很具体的意见，或退三岛本人修改，或责成编辑修订和润色，有时甚至将自己的藏书提供给三岛参考。三岛在给川端的信中，怀着真挚之情，感激川端对他的稿子的批评和指导，说：“幸亏先生的指点，使我明白了问题之所在，对改稿有了坚定的信心。”可以说，三岛是在川端手把手地栽培下成长为文坛的宠儿的。

川端、三岛两人的关系又不仅是师生的情谊，而且是相知以心的密友。他们对人生和文学的探讨是非常深刻和真实的，无论是从战争期间为数不多的几封信，还是从战后1945年“8·15”起至三岛于1970年自戕前三个多月止的上百封信来看，句句都是发自肺腑之言。1945年7月，战争正酣，两人却完全沉浸在古典之中，川端邂逅久远年代的《源氏物语》《古今和歌集》和传统画、传统艺术的日本美，续写他的《雪国》等作品，在给三岛的信中写道：“意外地见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以致完全忘掉了近日来天空的情形(喻空袭——引者注)。红梅也已经绽放。”在征兵体检时谎报病情逃避了被驱赶到侵略战场充当炮灰的三岛，当时也正在埋头写他的诗和《鲜花盛时的森林》，于川端信发后两天，东京遭盟军大规模轰炸，他回信给川端说：“都城也几乎成了阿修罗的争战之地，还返的寒气，使得都城的梅花刚刚绽放便又凋萎，也就失去了早春的新意”，并表示借助近日的闲暇，写古代武将源赖政和菖蒲前的艳情故事。三岛在另一

封信中还慨叹：“战争越来越惨烈，文学的书桌也越发窄小了。”由此可见，他们两人尽管在战争期间也公开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但总体来说，他们是冷淡战争、疏离战争，“依然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作品世界和思考世界”，用消极的艺术抵抗，来度过战争的最后岁月的。这些信，表现了他们两人对人生思考和战时心态的某些一致性。

无独有偶，他们两人一个以含煤气管自尽，一个以中世纪武士的切腹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川端把死看作一种“灭亡的美”，“无中万般有”，强调“临终的眼”所映现的美。三岛在信中就点明川端的“无”，是“具有生命的无的本质”，他自己则以为灵魂是一种“无限接近无的有”，并把自杀看作是一种“残酷的美”。川端十分欣赏自杀身死的画家古贺春江的一句口头禅：“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三岛则认为“‘切腹’是艺术，对其本质视而不见的人是愚蠢的”。它包括“艺术表现”和“行动表现”两个方面。川端的自杀暂且不说，三岛在自己腹部捅的一刀，引起种种解读乃至争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是完全由于所谓的某种政治的冲动而自杀的，事实上他是经过四年的思考而采取的冷静至极的行动。他于切腹一年半前的1969年8月4日给川端的信中就明白不过地說出：“小生还是义无反顾地向着1970年一点一点地做着准备。”他“惧怕的并不是死，而是死后家族的名誉”，还表示他死后“能够庇护他们（指自己的家属——引者注）的，唯有川端先生，谨请允许从现在起就仰仗先生的庇护”。三岛在完成其残酷美的“艺术表现”的同时，实现了他的“行动表现”，实现了他在小说《镜子之家》里所说的“趁肉体还美的时候就要自杀”的美的理念。因此可以说，尽管

他们的自戕有着种种原因，两者也不尽相同，但从他们的生死观来看，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从他们往来信件中，更多地看到他们对文学的追求，既有师长对后辈的点教，也有同人式的彼此的文学交流。他们谈论美学，思考着东方与西方的传统与交流。三岛在战争乌云未散之时给川端的信中就强调：“‘美丽的古典风格的短篇’是一个理应被允许的欲望”，以及追求一种“在语言、文体和形式等所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概念上的古老和新颖”。这时候的川端表示“自己必须和源远的传统一起生存下去”。战后他们一步步地实现这种追求。川端康成在东方传统物哀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流、精神分析学的结合点上创造了女性美，三岛由纪夫在日本古典主义与希腊古典主义的融合中创造了男性的美。他们都为日本文学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1961年，三岛由纪夫还为川端康成写了推荐文，盛赞了川端康成文学的不灭之美。川端最终荣获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们的书信中还谈及彼此的各个作品，从中找到了许多共同的语言。

三岛与瑶子的婚事还是川端做的媒。他们两人在生活上的彼此无微不至的关爱，更是跃然纸上。这部《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它不仅展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而且如实记录了人类最美好的爱。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许金龙同志译出全书，我以为这部书简的出版，开辟了我国翻译介绍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新境地，可喜可贺。

001 \_ 前言 叶渭渠

003 \_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

附录

191 \_ 对谈：令人畏惧的谋划者三岛由纪夫

解读灵魂的对话 佐伯彰一 / 川端香男里

225 \_ 川端康成年谱

235 \_ 三岛由纪夫年谱

245 \_ 一九六一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推荐文 三岛由纪夫

247 \_ 源氏物语与芭蕉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往来书简

---

003 / 187

---



1945年3月8日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平冈粹<sup>1</sup>先生收转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缄

平冈公威君：

今天有幸收到野田君<sup>2</sup>转来的大作《鲜花盛时的森林》，不胜感激。曾在《文艺文化》上读了一些，对你的文风一直深为感佩，很高兴这次能够拜读全文。

前几日，想给中河君<sup>3</sup>去信，提及也打算写一写义尚<sup>4</sup>，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的事。

《鲜花盛时的森林》一书，是今天在北镰仓一个朋友家，从岛木君<sup>5</sup>那里收到的。原本是去察看包捆疏散的行李的，却得以溯至久

---

1 平冈粹，平冈公威（即三岛由纪夫）的父亲。

2 野田宇太郎（1909—1984），诗人、评论家，曾任《文艺》杂志编辑。

3 中河与一（1897—1994），小说家，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之一。

4 足利义尚（1465—1489），室町幕府第九代将军，足利义政之子。

5 岛木健作（1903—1945），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柱脚石》等。

远的年代，邂逅了宗达<sup>1</sup>、光琳<sup>2</sup>、干山<sup>3</sup>，还有高野切<sup>4</sup>石山切，甚至天平<sup>5</sup>、推古<sup>6</sup>，意外地见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以致完全忘掉了近日来天空的情形<sup>7</sup>。红梅也已经绽放了。

匆匆至此，谨表谢意！

川端康成

三月八日

---

1 俵屋宗达（生卒不详），江户初期的画家。

2 尾形光琳（1658—1716），江户中期的画家，干山的兄长。

3 尾形干山（1663—1743），江户中期的陶艺家、画家。

4 高野切是《古今集》现存最古的写本。

5 天平（729—749）是奈良时代的年号。

6 推古亦称为飞鸟时代，是推古天皇即位的592—645年间，史上也称推古时代。

7 在此后两天的1945年3月10日，东京即遭美国远东空军的大规模轰炸。

1945年3月16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明信片）

东京涩谷大山15号·平冈梓宅藏

川端康成先生：

前几天贸然通过野田氏奉上拙著，承蒙先生非但没有责怪造次之罪，还亲切赐予大礼，不胜感激，谨表衷心之谢意！

都城也几乎成了阿修罗的争战之地，还返的寒气，使得都城的梅花刚刚绽放便又凋萎，也就失去了早春的新意。借助近日的闲暇，想写赖政<sup>1</sup>和菖蒲前<sup>2</sup>的艳话，不知是否可行。昨天在青山的旧书店寻购到了《雪国》。

请多保重，谨此致礼！

平冈公威

三月十六日

---

1 赖政，即源赖政(1104—1180)，平安末期的武将，1180年奉旨率兵追讨平氏，在宇治兵败自戕。

2 菖蒲前，《菖蒲前》中的女主人公，源赖政的心上之人，后变为菖蒲草。(原注)

1945年7月18日

镰仓市二阶堂325号收

东京都涩谷区大山町15号·平冈公威缄

川端康成先生：

久疏问候，祝愿先生安泰如常。我接到命令，已于五月五日开始义务劳动，现在的起居地是“神奈川县高座郡大和局（转交）高座厂第五职工宿舍·东大法学部第一中队”。偶尔返京，忽然想给先生写信，便信手捉笔。

我在这里的工作，是以大学生为对象，担任宿舍里的图书管理员，有充裕的时间来写东西<sup>1</sup>，怀着感激的心情度着这段时日。同时，还要编辑宿舍内部传阅的杂志，从事的都是我所喜欢的工作，觉得现在的生活真是一种幸福。房间里挂着小小的条幅，上面抄写着佐藤先生<sup>2</sup>俳句中开首部分的“晨光微熹”的字样，书架上排列

---

1 1945年7月，《海角的故事》起笔。（原注）

2 佐藤春夫（1892—1964），小说家、诗人，著有长篇小说《更生记》等。

着近松<sup>1</sup>、南北<sup>2</sup>、镜花<sup>3</sup>、八云<sup>4</sup>和泰戈尔等人的著作，花瓶中插着夏蓊，——可是，我却眺望着窗外涂抹上肮脏迷彩色的宿舍建筑、傻乎乎呆立着的大烟囱，还有白色的云彩，整日焦急地等待着还不到来的夏季。今年的气候至今仍过于凉爽，这对于喜欢在与暑热的斗争中工作的我来说，无疑是要给难得的跃跃欲试的心情踩上刹车，这真让我有些担心。

战争越来越惨烈，文学的书桌也越发窄小了，只容得下放置稿纸一帖。即便想要动笔，却又支不住臂肘，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笔。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期，拼死地工作果真就符合文学的神意吗？但我坚定地认为，它一定迎合了某种东西。坦率地说，从这种殊死进行的工作中，不可能生发出伟大的国民文学的萌芽，也不可能生发出新颖的语言、新颖的文体和新颖的文学全貌。我也曾多次思索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新颖，这不仅意味着只是明显印上了时代的意识，还当然地意味着以近似于痴呆的闲适来歌唱现在——这种令人头晕目眩且毫无意义的瞬间。我觉得我还在思考着一种新颖，这种新颖在语言、文章和形式等所有方面都超越了以往概念上的古老和新颖（也就是说，超越了把曾经有过和不曾有过作为辨别新旧的

---

1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江户中期的净琉璃和歌舞伎的作者。

2 鹤屋南北（1755—1829），江户后期的歌舞伎狂言作者，著有歌舞伎狂言《时橘硬出世请状》和《东海道四谷怪谈》等。

3 泉镜花（1873—1939），小说家，著有短篇小说《高野圣》等。

4 小泉八云（1850—1904），原名为Lafcadio Hearn，随笔家、小说家、翻译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怪谈》等。

唯一基准的态度)。这种文学纵然没有过去的所谓文学上的价值，其全□<sup>1</sup>文学史上的价值也许会久远地存续下去。我不知道这种可怕的苦思冥想的状态意味着什么，只能说，是以被神明之手操纵着的玩偶的闲适来进行的。即便在这之中，也存在着一种极为陈腐和常见的冀望，一种宿疾般难以避开的欲望，那就是一定要写出一个短篇，一个谁也不曾写过的美丽短篇，一个随手扔在一旁后谁都会捧拾起来并赞叹道“啊，真美！”的短篇。这个无聊的欲望究竟是什么？难道是那种因为没有甜食便发明紫苏糖一般悲哀的权宜之法吗？“迎合了某种东西”，这个盲信和任性的意识在支撑着这一切，可究竟又在迎合着什么？就文学而言，再也没有像目前这样被要求“莫妄想”，而“莫妄想”其本身就存在着诸多妄想的危险了。

我根本不认为，文学就是如此狂热的信仰和怀疑的生活，就是马丁·路德<sup>2</sup>一般的生活。我认为丧失掉日常生活是致命的。为了思辨第一义而慢腾腾地以第二义生活下去，这便是文学的形成。然而，面对着现在的自我，我果真具有摆出“生活”之类庞大架势说话的资格吗？

我不禁想起严峻的自然淘汰之手迅速将壮丽的恐龙类置于濒临灭绝境地的那个远古时代。不过，倘若它们中的大多数逃脱了那场危机并在某处敷衍繁殖，情况又会怎样呢？我想，“濒临灭绝的种群”这种意识恐怕会执拗地一直存在于它们的习性之中吧。并没有

---

1 此处一字不明。(原注)

2 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新教创始人。



遭到灭绝的生活成了生活的报应，这种报应使得它们逐渐畸形变态，不用借助人手它们也将灭绝。文学亦然，从不能生活、体验的界限和文学性体验（如里尔克<sup>1</sup>所考虑的那样）的范畴中逸出的因素也需要得到承认。难道说，只能在文学的界外对文学的宿命观进行悲痛的二者择其一的瞬间来到了吗？

我经常在想，作为为那个瞬间而悄悄进行的准备，“美丽的古典风格的短篇”是一个理应被允许的欲望。比之将要开放和已然开放，花儿的自豪和矜持也许就在于现在“正在开放”这一点上。这种想法多少慰藉了我。因为，在体验之外，我思考了准备这种生存方式，更思考了现存的这种生存方式。还因为，悲痛的一瞬间也许已经远去，不再前来。就某种意义而言，我成了乐天主义者。我竟敢于认为模仿也不可怕。“时间”亦然！

我正在写一些让您看了见笑的小说和诗，希望能因此而有益于健康。

前不久，我把《中世》<sup>2</sup>的原稿存放在野田宇太郎氏处，托他“如有机会遇见川端先生，烦请转呈”。我甚至在想，或许先生已经过目了。那是我被某种东西迷住后写下的作品，可能充满了诸如末社<sup>3</sup>神谕之类的卑俗味，它是我想呈您过目的唯一近作。

---

1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著有诗集《生活与诗歌》等。

2 1944年11月前后，三岛前往河出书房出版社拜访了野田宇太郎，并将《中世》原稿存放在那里，后在中河与一负责的《文艺世纪》（1945年二月号）上发表了《中世》第一章。  
（原注）

3 附属于本社的神社。